14/2134

PLEASE DO NOT REMOVE
CARDS OR SLIPS FROM THIS PO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

DS
735
A2Y36
1761
v.3-4

Yao, P'ei-ch'ien
T'ung chien lan yao

East Asia

正編

卷二 起漢高帝元年

卷三 至漢武帝後元二年

通鑑擥要

DS
735
A2Y36
1761
v.3-4
LIBRARY
JAN 23
UNIVERSITY OF TORONTO

通鑑擥要卷二 正編

雲間 張景星二銘
姚培謙平山 同錄

同學蔡以封桐川參閱

西漢紀

姓劉氏都長安以火德王凡十三君合王莽淮陽王得年二百三十〇長安今隸陝西

太祖高皇帝

諱邦字季在位十二年

乙未 楚義帝心元年。西楚霸王項籍元年。漢王劉邦元年。**冬十月。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奉璽符節以降。**

諸將請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屬。付也。

沛公入咸陽。還軍霸上。除秦苛法。

沛公西入咸陽。諸將皆爭取金帛財物。蕭何獨先入。收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以此得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彊弱處。沛公見秦宮室帷帳寶貨婦女。欲

留居之樊噲張良諫乃還軍霸上與父老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民大喜○阨塞要害處抵當也

項籍詐阬秦降卒二十餘萬於新安

十一月項籍攻破函谷關遂屠咸陽殺子嬰掘始皇帝冢大掠而東

沛公遣兵守函谷關無內諸侯軍籍至大怒攻破之范增說籍曰沛公志不在小吾使人望其氣皆爲龍成五色此天子氣急擊勿失會籍季父項伯素善張

良夜馳告之良因固要伯入見沛公奉卮酒為壽約為婚姻曰吾所以守關者備他盜耳日夜望將軍到豈敢反乎願伯明言伯許諾曰旦日不可不早自來謝伯還告籍且曰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祥不如因善之籍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籍鴻門籍留飲增數目籍舉所佩玉玦示之者三籍不應增出使項莊入舞劍為壽因擊沛公伯亦拔劍舞以身翼蔽沛公樊噲聞事急乃持盾直入瞋目視籍頭髮上指目眦盡裂籍曰壯士賜之卮酒彘肩噲既飲酒拔劍切肉盡之籍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卮酒乎且沛公先入咸陽暴師

霸上以待大王大王今日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籍默然有頃沛公起如厠從間道歸霸上留良謝羽因獻白璧籍受之又獻玉斗與增增怒撞其斗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將軍天下者必沛公也居數日籍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宮室掘始皇塚收寶貨婦女而東秦民大失望韓生說籍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可都以霸籍見秦宮室皆已燒殘又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耳韓生退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果然籍聞之烹韓生○玦玉佩也示以當決斷眦眼眶也唉歎恨發聲之辭沐猴獼

猴也言獮猴不任久着衣冠以喻楚人性躁暴

春正月項籍尊楚懷王爲義帝

籍旣入關致命懷王王曰如約籍怒曰懷王吾家所立何以得專主約乃佯尊懷王爲義帝籍自立爲西楚霸王立沛公爲漢王徙魏王豹爲西魏王趙王歇爲代王燕王廣爲遼東王燕將臧荼爲燕王齊王市爲膠東王齊將田都爲齊王田安爲濟北王立張耳爲常山王英布爲九江王

夏四月諸侯罷兵就國漢以蕭何爲丞相

遣張良歸韓

項籍三分關中地立秦三將章邯爲雍王司馬欣爲塞王董翳爲翟王以距塞漢王漢王怒欲謀攻籍何諫曰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遂就國以何爲丞相良辭歸韓漢王送至褒中因說漢王燒絕棧道以備諸侯盜兵亦示籍無東意未幾籍殺韓王成良遂閒行歸漢良多病未嘗特將常爲畫策臣時時從漢王

五月齊田榮擊走齊王都遂弒膠東王市

自立爲齊王秋七月使彭越擊殺濟北王安又擊破西楚軍

楚擊敗榮榮走死復立田假爲王榮弟橫立榮子廣爲王擊假走之

漢王以韓信爲大將留蕭何給軍食八月還定三秦雍王邯迎戰敗走廢丘塞王欣翟王翳降

初淮陰人韓信家貧釣於城下有漂母見其飢而飯之信曰吾必有以重報母

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淮陰少年侮信曰能死刺我不能死出吾袴下信俛出袴下市人皆笑爲怯及項梁渡淮信仗劍從之梁敗數以策干籍不用亡歸漢爲連敖坐法當斬滕公釋之言於漢王爲治粟都尉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王至南鄭將士多道亡者何獨追信曰諸將易得如信國士無雙王乃欲拜信爲大將何請設壇具禮諸將皆喜人人自以爲得大將至拜乃信也一軍皆驚禮畢王曰將軍何以教寡人信曰項王喑啞叱咤千人皆廢匹夫之勇耳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婦人之仁也逐義帝所過無

不殘滅百姓不親附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大王入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漢王大喜自以爲得信晩遂部署諸將留何收巴蜀租給軍糧食舉兵出陳倉定三秦張良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之項王以故無西意而北擊齊○以水打絮爲漂王孫如言公子連敖官名猶言司馬卒治粟都尉職掌倉廩喑啞懷怒氣叱咤發怒

聲嘔嘔和好親漢書作姁姁何所不散
用東歸之兵擊東方之敵無不散敗也

王陵以兵屬漢

沛人王陵以兵屬漢項王取陵母置軍中以招陵陵使至陵母泣謂使者曰善事漢王漢王長者終得天下毋以妾故持二心遂伏劍死

丙申 西楚二年 漢二年 冬十月西楚霸王項籍弑義帝於江中

陳餘以齊兵襲常山王耳走漢代王歇復

爲趙王立餘爲代王

初田榮數負項梁又不從楚擊秦以故不封餘棄將印去不從入關亦不封或說籍曰張耳陳餘一體有功於趙今耳爲王餘不可以不封籍不得已封之三縣餘怒使人說齊王榮曰項籍爲天下宰不平盡王諸將善地徙故王於醜地願大王資餘兵擊常山復趙王齊王許之共襲常山耳亡走漢餘迎歇復王趙歇立餘爲代王

十一月漢王還都櫟陽

春三月漢以陳平爲護軍中尉

平陽武人家貧好讀書里中社平爲宰分肉甚均里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爲宰平曰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因魏無知見漢王拜都尉使驂乘典護軍周勃曰陳平雖美如冠玉其中未必有也平居家時盜其嫂今爲護軍多受諸將金王讓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上顧其計足以利國家事耳盜嫂受金何足疑乎○平字孺子

漢王至洛陽爲義帝發喪告諸侯討項籍

漢王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曰。項籍無道。放弑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之衆爲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則四海莫不仰德。於是漢王爲義帝發喪。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籍放殺大逆無道。寡人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願從諸侯王擊楚之弑義帝者。○三老掌一鄉教化。橫道自言曰遮說

夏四月。漢王伐楚。入彭城。項籍還破漢軍。以漢太公呂后歸

漢王率五諸侯兵伐楚彭越收魏地得十餘城將兵三萬人歸漢漢王以爲魏相國將其兵略梁地遂入彭城收籍美人貨賂日置酒高會籍聞之自以精兵三萬擊破漢軍多殺士卒睢水爲之不流圍漢王三帀大風晝晦漢王得與數十騎遁去太公呂后間行反遇楚軍籍常置軍中以爲質呂后兄周呂侯將兵居下邑漢王往從之稍收士卒軍碭令隨何說九江王黥布畔楚○太公漢王父周呂封名布本姓英少時相者云當刑而王改姓黥

漢王遣隨何使九江

初項籍擊齊徵兵九江黥布稱疾遣將將數千人往及漢人彭城布又不佐楚籍怨之至是漢王問羣臣曰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張良曰九江王布與項王有隙彭越與齊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王謂左右曰孰能爲我使九江令發兵倍楚畱項王數月我取天下可以百全何請使王遣之

捐關以東棄之謂裂其地使諸將自取之也捐之捐委也

五月漢王至滎陽

王屯滎陽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悉詣滎陽軍復大振擊破楚騎還櫟陽立子盈爲太子又如滎陽命何侍太子守關中立宗廟社稷何計戶口轉漕調兵以給軍未嘗乏絶

秋八月漢韓信擊魏虜王豹遂北擊趙代

漢王使酈食其說魏王豹不聽使信擊之魏盛兵蒲阪以塞臨晉信爲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渡軍襲之虜豹定魏地信使人請兵三萬願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絶楚糧道西與漢王會於滎陽漢王乃遣張耳與俱

〇罌缻之大腹小口者以木押縛於身浮水不沉

丁酉 西楚三年 漢三年 冬十月韓信大破趙軍禽王歇斬代王餘遣使下燕

韓信張耳擊趙廣武君李左車說餘曰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糧食必在後願假臣奇兵三萬絕其輜重不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麾下餘自稱義兵不用左車策信夜選輕騎二千持赤幟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乃

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趙開壁擊之大
戰良久信佯走水上軍趙果空壁逐之
水上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
向馳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趙軍還
壁見幟大驚遂亂遁走漢軍夾擊破趙
斬陳餘禽趙王歇信以千金募生得左
車解其縛師事之問曰僕欲北攻燕東
伐齊何若而有功左車曰臣敗軍之將
不可語勇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向使
成安君聽子計僕亦爲禽矣左車曰足
下虜魏破趙威震天下然欲舉倦敝之
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不得攻之不
拔曠日持久糧食單竭燕既不服齊必
距境自彊不如按甲休兵北首燕路遣

辯士奉書於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從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亦不知為齊計矣信從其策燕從風而靡遣使報漢請以張耳王趙漢王許之○檪取薪也蘇取草也麾大將之旗所以指麾殊絕也謂決意必死首趨向也

十二月隨何以九江王布歸漢

何至九江說黥布歸漢布陰許之楚使者在傳舍方急責布發兵何直入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因說布殺楚使而攻楚楚擊破之布乃閒行與何歸漢漢王方踞床洗足召布入見布悔怒欲自殺及出就舍帳御飲食從官皆

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漢益其兵與俱屯成皐○帳御帷帳及凡服御之具

漢遣酈食其立六國後未行而罷

漢王與食其謀撓楚權食其請立六國後漢王趣刻印張良來謁王方食具以告良良曰請借前箸以籌之天下游士從大王者日夜望咫尺之地今立六國後遊士各歸事其主大王誰與取天下乎漢王輟飯吐哺曰豎儒幾敗而公事令趣銷印○前箸所食之箸而公漢王自謂趣讀曰促速也

夏四月楚圍漢王於滎陽殺漢將軍紀信

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平
曰項王恭敬愛人至于行功賞爵邑重
之今大王嫚而少禮然能饒人以爵邑
誠各去兩短集兩長天下指麾即定矣
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
殷之屬不過數人耳能捐金行反間以
疑其心因舉兵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乃
出黃金四萬斤予平恣所爲不問出入
平多縱反間宣言昧等功多不得裂地
而王欲與漢爲一滅項氏而分王其地
籍果疑之使使至漢漢爲太牢之具舉
進見楚使佯驚曰以爲亞父使乃持去
以惡草具進楚使歸報籍果大疑亞父
亞父勸籍急攻滎陽不聽亞父大怒而

去發病死漢軍絕食楚四面擊之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乃乘王駕詐爲漢王降楚楚皆之城東觀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籍燒殺信王入關收兵欲復東轅生曰願王出武關籍必南走王深壁勿戰令滎陽成皐間且得休息而韓信等亦得安輯趙地連燕齊王乃復還滎陽則楚備多而力分復與之戰破之必矣王從之籍果南王不與戰彭越爲漢遊兵擊楚籍還擊之王復軍成皐

○重愛惜也具饌也惡草具以粗惡之物具饌

六月楚破彭越還拔滎陽及成皐漢王走

渡河奪韓信軍遣信擊齊

漢王北渡河自稱使者晨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臥內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信耳起大驚漢王令耳守趙信收趙兵擊齊漢王欲捐成皋以東屯鞏洛以距楚酈生曰王者以民爲天民以食爲天敖倉藏粟甚多楚拔滎陽不堅守敖倉乃引而東此乃天所以資漢願急進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乃復謀取

敖倉

戊戌 西楚四年 漢四年 冬十月漢韓信襲破齊齊

王烹酈食其

食其說齊王田廣罷守兵與漢和辯士蒯徹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寧有詔止乎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以數萬衆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為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信然之遂襲破齊齊王以食其賣已烹之引兵走高密○徹後避武帝諱改曰通

漢王復取成皐與楚皆軍廣武

漢王軍廣武就敖倉食籍亦還軍廣武與漢相守時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

籍患之。爲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
今不急下。我烹太公。漢王曰吾與若。俱
北面受命懷王。約爲兄弟。吾翁卽若翁。
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桮羹。籍怒。欲殺
之。項伯曰爲天下者不顧家。殺之無益。
籍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我
兩人。願與王挑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
之民父子爲也。漢王笑曰吾寧鬬智。不
能鬬力。因數籍十罪。籍怒。伏弩射漢王。
傷胸。乃捫足曰虜中我指。因病創臥。張
良强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漢王疾甚。
因馳入成皋。○俎以薦肉。示欲烹之。傷
胸而捫足。以安衆心
也。創讀曰瘡。傷也

十一月漢韓信擊破楚軍殺其將龍且虜齊王廣田橫自立爲齊王戰敗走信遂定齊地

信東追齊王楚使龍且救齊或曰漢兵不可當且曰信寄食於漂毋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袴下無兼人之勇不足畏進與信夾濰水而陳信夜令人囊沙壅水上流且引兵渡擊且佯敗還走且喜曰吾固知信怯也遂追之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且軍大半不得渡急擊殺且虜齊王廣齊相田橫自立爲齊王灌嬰擊

走之

漢立張耳爲趙王

耳卒子敖嗣尚帝長女魯元公主

春二月漢立韓信爲齊王徵其兵擊楚

信使人言於漢王曰齊僞詐多變請爲假王以鎮之漢王怒張良陳平伏後躡王足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漢王悟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爲眞王何以假爲遂立信爲齊王徵其兵擊楚籍聞龍且死大懼使武涉說

信反漢與楚連和三分天下王之信謝曰臣事項王言不聽畫不用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夫人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幸爲信謝項王涉去蒯徹以相人之術說信曰僕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不可言信曰何謂也徹曰天下初發難也憂在亡秦而已今楚漢分爭智勇俱困兩主之命縣於足下莫若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足下據強齊從燕趙因民之欲西向爲百姓請命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信曰漢王遇我甚厚吾聞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

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豈可以鄉利背義乎蒯生曰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欲持是安歸乎信猶豫不忍倍漢謝徹○偭向也言向漢背去也託言去漢

秋八月漢立英布爲淮南王○楚與漢約中分天下九月歸太公呂后於漢

項籍自知少助食盡韓信又進兵擊之漢使侯公說籍請太公籍乃與漢約中分天下鴻溝以西爲漢以東爲楚歸太公呂后引兵東歸漢王欲西歸張良陳

平諫曰楚兵罷食盡此天亡楚之時不取之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從之。

罷讀曰疲

己亥五年是歲楚亡冬十月王追項籍至固陵十二月圍籍垓下籍走自殺楚地悉定

漢王追籍至陽夏南與韓信彭越期會擊楚至固陵而信越之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入壁自守張良曰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捐楚梁地以許兩人使各自爲戰則楚易破也漢王曰善乃發使告信越信越皆引兵來籍壁

垓下兵少食盡漢及諸侯兵圍之數重
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大驚曰漢皆已
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起飲帳中有
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乃
悲歌忼慨自爲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
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
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籍泣
數行下左右皆泣乃乘駿馬從八百餘
騎直夜潰圍南出馳至陰陵迷失道問
一田父田父紿曰左左乃陷大澤中復
引兵而東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於是
籍欲東渡烏江烏江亭長檥船待曰江
東雖小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籍笑曰
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

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自刎楚地悉定獨魯不下漢王欲屠之至城下猶聞絃誦之聲謂其守禮義之國爲主死節因持籍頭示之乃降以魯公禮葬籍於穀城封項伯等四人爲列侯賜姓劉氏漢王還至定陶馳入齊王信壁奪其軍○紿欺言檥整船向岸也

春正月更立齊王信爲楚王魏相國越爲梁王

信至楚召漂母賜千金名辱已少年以爲中尉告諸將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

寧不能殺之耶殺之無名故忍而就此

二月漢王即皇帝位

甲午即位于汜水之陽朔仍建亥○汜水在今山東曹州南

立故粵王無諸爲閩粵王

閩春秋七閩地戰國越人所居故稱閩越秦立閩郡及漢興師越人佐漢有功復立無諸爲閩粵王王閩中故地都治今福州侯官是也

帝西都洛陽夏五月置酒南宮

帝問諸將曰吾所以有天下項氏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與天下同利項籍妒賢嫉能此其所以失天下也帝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饟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所以取天下也項籍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爲我擒也羣臣說服

召故齊王橫未至自殺

田横入居海島中帝恐其爲亂赦罪召之曰横來大則王小則侯不來且舉兵

加誅。橫乃與二客詣洛陽。至尸鄉廄置。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爲天子。而橫乃爲亡虜。北面事之。其耻甚矣。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帝以王禮葬之。旣葬。二客自剄。餘五百人在島中者聞之。亦皆自殺。○

廄置。置馬以傳驛處

以季布爲郎中。斬丁公以徇

布楚人。爲項籍將。數窘辱帝。籍滅。帝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三族。布迺髡鉗衣褐衣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其季布也。買置田舍。乃之洛陽。見滕公說

曰季布何罪臣各爲其主用耳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滕公言於帝赦布名拜郎中布母弟丁公亦爲籍將逐窘帝彭城西短兵接帝急顧曰兩賢豈相戹哉丁公引兵而還籍滅丁公謁見帝以徇軍中曰丁公爲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也遂斬之曰使後爲人臣無效丁公也○髡剃去髮也鉗以鐵束頸也朱家魯人故曰魯朱家滕公夏侯嬰丁公薛人名固母弟同母異父之弟戹困也

帝西都關中以婁敬爲郎中賜姓劉氏

敬齊人戍隴西過洛陽說帝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洛陽天下之中有德易以王無德易以亡秦地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立具此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帝問張良良曰洛陽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阻三面而固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敬說是也帝即日車駕西都長安拜敬郎中賜姓劉氏○關山遮蔽如披渭河環繞如帶四塞四圍蔽塞搤捉持也亢咽喉也拊擊也財物所聚曰府天府謂天所造也

張良謝病辟穀

良從入關中性多病即導引不食穀杜門不出曰家世相韓爲韓報讐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導氣令其和引體令其柔赤松子古仙人

庚子 六年冬十二月帝以計執楚王信赦爲淮陰侯

信之國陳兵出入人有告信反者帝以陳平計巡狩會諸侯游雲夢信謁帝於

陳帝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兎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烹至洛陽赦信以爲淮陰侯信稱病不朝從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帝嘗與信言諸將能將兵多少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不過十萬帝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益善帝笑曰何爲爲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周勃封絳侯灌謂灌嬰

始剖符封功臣爲徹侯

帝既定天下論功行封以蕭何功盛封酇侯食邑多功臣皆曰何未嘗有汗馬

之勞。反居臣等上。何也。帝曰。諸君知獵乎。追殺獸兎者狗也。發縱指示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何發縱指示。功人也。羣臣皆莫敢言。張良亦無戰鬭功。帝使自擇齊三萬戶。良曰。臣始與上會留。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良為留侯。封陳平為戶牖侯。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帝曰。子可謂不背本矣。乃賞無知。○剖符剖竹為符契。授其半。合以示信。徹通也。言其上通王室也。後避武帝諱。改通侯。又曰列侯。發縱解紲而放縱之。一曰縱蹤也。發其蹤跡指而示之

春正月立從兄賈爲荆王弟交爲楚王兄喜爲代王子肥爲齊王

帝懲秦孤立而亡大封同姓以鎮撫天下○肥帝微時外婦之子

以曹參爲齊相國

參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請之蓋公爲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參乃避正堂以舍之用其言齊國安集稱賢相焉○封王之處以大臣相之謂之相國秩與郡守等

黃老謂黃帝老子

三月封雍齒爲什邡侯

帝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爭功不決帝在洛陽南宮望見諸將相與坐沙中語帝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以此屬取天下今所封皆故人所誅皆讐怨故相聚謀反耳帝曰爲之柰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帝曰雍齒留侯曰今急先封齒則人人自堅矣乃封齒羣臣皆喜曰雍齒尚爲侯我屬無患矣

詔定元功位次賜丞相何劍履上殿入朝

不趨

詔定元功十八人位次皆曰曹參功第一鄂千秋曰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何第一參次之乃令何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帝曰吾聞進賢受上賞封千秋為安平侯○十八人蕭何曹參張敖周勃樊噲酈商奚周夏侯嬰傅寬靳歙王陵陳武王汲薛歐丁復蟲達周昌雍齒

帝歸櫟陽○夏五月尊太公為太上皇

秋九月令博士叔孫通起朝儀

帝悉去秦苛儀法爲簡易羣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通說帝起朝儀帝曰令易知度吾所能行者爲之於是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有兩生不肯行曰禮樂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通笑曰鄙儒不知時變遂與所徵及帝左右爲學者與其子弟百餘人爲綿蕞野外集之○綿謂置設綿索爲習肄處蕞謂以茅翦植地爲纂位尊卑之次

辛丑七年冬十月長樂宮成朝賀置酒

長樂宮成諸侯羣臣皆朝賀莫不振恐
肅敬帝曰吾乃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

拜叔孫通
爲太常

帝自將討韓王信被圍平城七日乃解

信韓襄王孽孫歸漢漢以爲韓王都晉
陽匈奴冒頓入圍信信數使使求和帝
疑之賜書責讓信信恐誅因與匈奴共攻
漢帝自往擊信信亡走匈奴匈奴使左
右賢王將萬餘騎與漢兵戰敗走帝使
人視冒頓還報曰可擊復使劉敬往敬
還報曰徒見羸瘠老弱必伏奇兵以爭
利不可擊帝怒罵敬曰齊虜以口舌得

官今乃妄言沮吾軍械繫敬遂至平城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帝於白登七日帝用陳平秘計厚遺閼氏乃解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封敬爲建信侯更封平爲曲逆侯平常從征伐凡六出奇計○冒頓音墨特左右賢王匈奴官號左賢王以次當爲單于閼音焉氏音支單于號其妻爲閼氏陳平使畫工圖美女間遣人遺閼氏云今皇帝困阨欲以此獻之閼氏畏奪己寵謂單于曰漢天子亦有神靈得其土地非能有之於是匈奴開其一角得突出六出奇計捐金行反間一惡草具進楚使二夜出女子解滎陽圍三躡足封韓

信四偽遊雲夢
五解白登圍六

十二月還至趙

帝還過趙趙王張敖執子壻禮甚卑帝箕踞罵詈甚慢之趙相貫高趙午皆怒說敖殺之敖齧其指出血曰先王亡國賴帝得復德流子孫秋毫皆帝力也願君無復出口高等相謂曰吾王長者不背德吾等義不辱何汙王爲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乃壁人柏人要之置厠帝過欲宿心動問縣何名曰柏人帝曰柏人者迫于人去弗宿九年高怨家告之帝逮捕敖諸反者午等皆自剄高怒

罵曰公等死誰白王不反者乃與敖詣
長安高對獄曰獨吾屬爲之王不知也
吏榜笞數千刺爇身無完者終不復言
廷尉以聞帝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
中大夫泄公曰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
爲然諾者也帝使泄公問高曰人情豈
不各愛其父母妻子哉今吾三族皆以
論死顧爲王實不反獨吾等爲之具道
本根所以王不知狀泄公以報乃赦敖
廢爲宣平侯而徙代王如意王趙帝賢
高赦之高曰所以不死者白張王不反
耳今王已出吾責塞矣且人臣有簒弑
之名豈有面目復事上哉乃仰絕亢而
死帝賢張王諸客皆以爲諸侯相郡守

○箕踞中兩脚形如箕齧指出血以表至誠壁人鑿壁空之令人止其中置頓止之次名也榜捶擊之刺爇以鐵刺之又燒灼之以私問以私情相問也泄公姓泄名未詳侵猶犯負也仰絶亢自仰首而斷其喉嚨也

匈奴寇代代王喜棄國自歸立子如意爲代王

春二月帝至長安始定徙都

蕭何治未央宮帝見其壯麗甚怒曰天下匈匈成敗未可知何治宮室過度也

何曰天子以四海爲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帝說遂自櫟陽徙都之

癸卯 九年冬遣劉敬使匈奴結和親

匈奴數苦北邊帝取家人子名爲長公主以妻單于使敬往結和親約○宮人有上家人子中家人子之名

十一月徙齊楚大族豪傑於關中

劉敬言關中北近匈奴東有彊族願徙六國後及豪傑名家居關中無事可以

備胡有變率以東伐此彊本弱末之術也於是徙昭屈景懷田氏及豪傑于關中與利田宅凡十萬口○昭屈景楚三大姓懷田齊二大族利便利也

甲辰　十年夏五月太上皇崩

秋七月以周昌爲趙相趙堯爲御史大夫

戚姬有寵生趙王如意帝欲廢太子而立之昌廷爭之彊昌爲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帝笑時趙王年十歲帝憂之堯請爲趙王置貴彊相乃以昌相趙而以堯代爲御史大夫○吃言之難也期必也

因口吃
故疊語

乙巳十一年春正月皇后殺淮陰侯韓信夷三族

初陳豨爲代相監邊辭信信挈其手辟左右曰公所居天下精兵處也公畔吾從中起天下可圖也豨曰謹奉教十年豨果反自立爲代王帝自將而往信稱病不從其舍人得罪於信信囚欲殺之舍人弟上變告信欲反狀后與蕭相國謀詐言豨已敗死紿信入賀后使武士縛信斬之信曰吾悔不用蒯徹計乃爲

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帝破豨歸聞信言詔捕徹欲烹之徹至帝曰若敎淮陰侯反乎對曰然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跖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也當是時臣唯知信非知陛下也帝釋徹○跖音闕房去也鹿喻帝位

二月詔郡國求遺賢

三月殺梁王越夷三族

初帝擊陳豨徵兵於梁梁王稱病使將將兵詣邯鄲帝怒讓之其將扈輒勸王

反不聽梁太僕有罪走漢告之帝使使掩王囚之洛陽有司治反形已具赦爲庶人徙蜀呂后曰彭越壯士今徙之蜀此自遺患不如誅之遂夷三族梟越首洛陽詔有收視者輒捕之梁大夫欒布從齊還奏事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帝欲烹之布曰方上困彭城敗滎陽當是時彭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陛下以苛小案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請就烹

帝乃釋布拜爲都尉

夏五月立故秦南海尉趙佗爲南粵王

帝使陸賈賜佗印賈至佗魋結箕踞見之賈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皆在眞定今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禍且及身矣佗乃蹶然起坐謝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留與飲數月賈卒拜佗令稱臣奉漢約歸報帝說拜賈爲大中大夫賈時時前說稱詩書帝罵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乃麤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奏之帝稱善號曰新語○魋結爲髻一撮似椎也

帝有疾

帝臥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樊噲排闥直入。見帝獨枕一宦者臥。噲等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帝笑而起

○排。推開也。闥。宮中小門

秋七月。淮南王布反。帝自將擊之

黥布反。滕公問其客薛公曰。上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其反何也。薛公曰。前年殺彭越。往年殺韓信。信布越三人。皆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時帝有疾。欲使太子擊布。呂后爲帝泣言。布猛將。善用兵。令太子將此屬。無異

使羊將狠於是帝自將而東兵遇於蘄西大戰布敗走越殺之○疏分也

丙午 十二年冬十月帝還過沛

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酒酣帝擊筑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帝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老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之後吾魂魄猶思沛其以沛爲朕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湯沐邑者以賦稅供湯沐之具也復音福除其賦稅也

十一月過魯以太牢祀孔子

遂還宮

先是帝欲易太子呂后使呂釋之彊要張良畫計良曰上所不能致者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今令太子卑辭安車請其來爲客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使人奉太子書招四人至帝破布歸疾甚愈欲易太子叔孫通諫帝曰戲耳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震動奈何以天下爲戲乎後置酒太子侍良所招四人從年皆八十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帝怪問之四人各言姓名帝驚曰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今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

辱故恐而亡匿今聞太子仁孝恭敬天下莫不延頸願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帝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出帝召戚夫人指視之曰彼四人者輔之羽翼已成難動搖

也○舟音六

下相國何廷尉獄數日赦出之

蕭何以長安地陿上林中多空地棄請令民得入田帝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下廷尉械繫之王衛尉曰有便於民而請之眞宰相事且陛下距楚數歲相國守關中關中搖足則關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爲利乃利賈人之金

乎。帝赦出之。曰。相國爲民請吾苑。不許。我不過爲桀紂主。而相國爲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

夏四月帝崩

帝疾甚。呂后問曰。蕭相國死。誰令代之。帝曰。曹參。問其次。曰。王陵。然少戇。陳平可以助之。平智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遂崩

太子盈卽位。尊皇后曰皇太后

孝惠皇帝

諱盈。高帝太子。母呂皇后。在位七年

丁未 元年冬十二月太后殺趙王如意

太后酖殺趙王如意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熏耳飲瘖藥使居鞠域中名曰人彘召帝視之帝驚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爲臣爲太后子終不能復治天下以此日飲爲淫樂不聽政○鞠域窟室

戊申 二年秋七月相國酇侯蕭何卒以曹參爲相國

何病帝親臨視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對曰知臣莫如主帝曰曹參如何

曰得之矣何置田宅必居窮僻處爲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爲勢家所奪參聞何薨告舍人趣治行曰吾將入相居無何果召參始參微時與何善及爲將相有隙何死參代爲相舉事一遵何約束日夜飲醇酒不治事帝讓參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臣孰與蕭何賢高帝與何定天下法令既明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帝曰善參爲相三年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淸淨民以寧壹

己酉三年春與匈奴和親

匈奴冒頓方彊，爲書遺高后，辭極褻嫚。后怒。季布曰：夷狄譬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也。后曰：善。令報書深自謙遜。冒頓復使使來謝，曰：未聞中國禮義，陛下幸而赦之。因獻馬和親。

夏五月，立閩越君搖爲東海王

帝舉高帝時越功，故又立搖都東甌，今溫州永嘉是也，是爲東越

庚戌 四年春正月，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

三月，除挾書律

秦禁藏書有律今除之

立原廟

帝以朝長樂宮數蹕煩民乃築複道武庫南叔孫通諫曰此高帝月出游衣冠之道也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願陛下爲原廟於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乃詔有司立原廟

○帝出警入蹕戒肅蹕淸道也高寢在高廟西高帝衣冠藏焉每月一出之游於高廟其道值所築複道故云乘宗廟道上行先旣立廟今又再立故名原廟

辛亥五年秋八月相國平陽侯曹參卒謚曰懿

壬子六年夏留侯張良卒謚曰文成

癸丑七年秋八月帝崩○太后使呂台呂產將南北軍

帝崩張良孫辟彊謂陳平曰帝無壯子太后畏君等今請拜台產爲將居南北軍諸呂皆居中用事如此太后心安君等脫禍矣從之諸呂權繇此起

高皇后諱雉字娥姁臨朝稱制八年

惠帝即位，太后立帝姊魯元公主女爲皇后。無子，取後宮美人子，名之爲太子。帝崩，太子即位。年幼，太后臨朝稱制。

甲寅 高皇后呂氏元年 冬十一月，太后以王陵爲帝太傅，陳平爲右丞相，審食音異其音基爲左丞相。

太后欲立諸呂爲王，問陵，陵曰：高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問平及周勃，皆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昆弟諸呂，無所不可。

罷朝陵讓平勃曰始與高帝唼血而盟
諸君不在耶今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
高帝於地下乎平曰面折廷爭臣不如
君全社稷定劉氏後君亦不如臣陵無
以應之於是太后陽遷陵爲太傅實奪
之相權陵謝病免歸從平爲右丞相食
其爲左丞相立兄子台產祿及台子通
四人爲王封諸呂六人爲列侯時諸呂
擅權用事朱虛侯劉章入侍燕飲太后
令爲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
軍法行酒太后許之酒酣章爲耕田歌
曰深耕穊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
去之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
酒章追斬之自是諸呂憚章平患諸呂

妬少主危劉氏燕居深念陸賈入見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則士豫附君何不交驩太尉平用其計兩人深相結以制諸呂〇豫素也

乙卯 二年夏五月太后封齊王弟章爲朱虛侯令入宿衛

丁巳 四年夏四月太后廢少帝幽殺之五月立恒山王義爲帝更名弘 弘亦他人子

辛酉 八年秋七月太后呂氏崩齊王襄發兵

討諸呂九月太尉勃丞相平朱虛侯章等誅諸呂

趙王如意爲崇太后遂病掖傷崩諸呂欲爲亂未敢發朱虛侯以呂祿女爲婦知其陰謀告其兄齊王襄發兵西已爲內應以誅諸呂於是齊王發兵遺諸侯王書陳諸呂罪產等遣灌嬰將兵擊之嬰至滎陽謀曰諸呂欲危劉氏今我破齊是益其資也乃諭齊王與連和以待呂氏之變共誅之時太尉勃不得主兵陳平令酈寄說呂祿以兵授勃勃入軍門令日爲呂氏右袒爲劉氏左袒軍中

皆左袒勃遂將北軍悉捕諸呂斬之○掖肘脅之間

諸大臣迎立代王恒

諸大臣謀曰少帝及諸王皆非眞孝惠子代王高帝子乃使人迎代王至渭橋太尉勃請閒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勃乃跪上天子璽符至邸丞相陳平等請卽天子位王西鄉讓三南鄉讓再乃卽位○請閒請少空閒處有所白也

通鑑擥要卷二

公問議處有
卿議三日尚卿議再乃用位○諸問諭少
卿宗陛丞相陳平等議即天子位王何
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勃乃以天子璽
太尉勃請間中尉宋昌曰所言公言
于諸大臣謀曰少帝及諸王皆非真孝惠

諸大臣迎立代王恒

諸臣□□迎之□綱目□之間
[illegible]

通鑑擥要卷三 正編

雲間 姚培謙平山
張景星二銘 同録
同學葉 昱東壺參閱

太宗孝文皇帝 諱恒。高帝中子。母薄姬。在位二十三年

壬戌 元年冬十月以陳平爲左丞相周勃爲右丞相

陳平謝病曰高帝時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右丞相讓勃從之勃朝罷趨出意得甚帝禮之恭常目送之郎中袁盎進曰丞相何如人也帝曰社稷臣盎曰丞相功臣非社稷臣夫社稷臣主在與在主亡與亡方呂氏時劉氏不絶如帶丞相本兵柄不能正呂后崩大臣共誅諸呂丞相適會其成功今丞相如有驕主色而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爲陛下弗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

春正月立子啓爲皇太子

從有司請也

三月立竇氏爲皇后

詔定振窮養老之令

令八十以上，賜米肉酒。九十以上，加賜帛絮。

夏四月令四方毋來獻

時有獻千里馬，帝曰：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不受

秋八月右丞相勃免

帝問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又問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惶愧汗出浹背帝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帝曰君主何事平曰宰相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責焉帝稱善勃自知能不如平乃謝病免平專爲丞相

遣太中大夫陸賈使南越南越王佗稱臣奉貢

初呂后時佗稱帝發兵攻長沙敗數縣而去遣將軍隆慮侯周竈將兵擊之會暑濕大疫不能踰嶺歲餘后崩罷兵佗因此以兵威財物賂遺閩粵西甌駱役屬焉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侔帝乃爲佗親冢在眞定者置守邑歲時奉祀召其昆弟厚賜之復使賈使南越賜佗書曰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眞定者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冢然王之號爲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爲也願與王

分棄前惡通使如故賈至南越佗恐頓首謝罪願奉明詔長爲藩臣奉貢職遂去帝制黃屋左纛○西甌駱越言西者以別東越也役屬役使屬於南越也黃屋天子車以翠羽蓋以黃繒爲裏左纛羽葆幢也在乘輿車衡上左方分棄彼此共棄也

召河南守吳公爲廷尉以賈誼爲太中大夫

帝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名以爲廷尉吳公薦洛陽人賈誼帝召以

為博士。誼請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色上黃。數用五。帝謙讓未遑也

癸亥二年。冬十月。丞相曲逆侯陳平卒諡曰獻

十一月晦。日食。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

賈山上書言治亂之道。借秦為喻。名至言。帝嘉納焉。帝每朝。郎從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中郎將袁盎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聖主不乘危。帝乃止。帝所幸慎夫人。在禁中。常與皇后同席坐。及

幸上林布席盎引却慎夫人坐夫人怒
帝亦怒盎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
今已立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與同坐
哉陛下獨不見人彘乎帝說語夫人賜
盎金五十斤○垂邊也不垂堂者近堂
邊恐其墜也引却牽引其席而却退之

春正月親耕籍田

賈誼說帝曰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
今敺民而歸之農使各食其力末技遊
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畜積足而人樂
其所矣帝感誼言詔曰農者天下之本
也其開籍田朕親率
耕以給宗廟粢盛

夏五月除誹謗妖言法

詔曰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繇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

秋九月賜天下今年田租之半

甲子 三年秋八月以張釋之爲廷尉

釋之初爲騎郎十年不得調嘗與帝言事帝曰卑之毋甚高論令今可行也釋之乃言秦漢閒得失帝說拜謁者僕射嘗從帝登虎圈帝問上林尉諸禽獸簿

尉不能對虎圈嗇夫代對甚悉帝詔拜爲上林令釋之曰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恐天下隨風而靡爭爲口辯帝曰善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釋之劾不敬太后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帝奇釋之拜爲中大夫至是拜廷尉帝行出中渭橋有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捕屬廷尉釋之奏犯蹕當罰金帝怒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傾民安所措其手足後人有盜高廟坐前玉環得下廷尉治釋之奏當棄市帝曰吾欲致之族釋之曰今盜宗廟器而族之假令愚民

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帝許之○圈獸閑也虎圈上有樓觀故曰登嗇夫掌聽訟于虎圈者梁王帝子揖蹕所以止行人淸道也乙令云犯蹕者罰金四兩平其不平曰平領不平也抔手掬之也不忍斥言毀撤山陵故以取土爲譬

乙丑 四年冬十二月下絳侯周勃廷尉獄旣而赦之

人有告勃欲反下廷尉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吏乃書牘背示之曰以

公主為證公主者帝女也勃子勝之尚之薄太后亦謂帝曰絳侯始誅諸呂綰皇帝璽將兵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耶帝乃赦之勃出曰吾常將百萬軍安知獄吏之貴乎○牘吏所執簿也娶公主曰尚

丙寅 五年夏四月除盗鑄錢令

秦用半兩錢高祖嫌其重更鑄莢錢至是更造四銖錢除盗鑄令賈誼賈山諫皆不聽時大中大夫鄧通方寵幸賜蜀嚴道銅山使鑄錢吳王濞有豫章銅山招致天下亡命鑄錢繇是吳鄧錢布天下○莢錢即五分錢錢薄如榆莢四銖

錢其文爲半兩十黍爲絫十絫爲銖吳王濞高帝兄仲之子

丁卯六年冬十月淮南王長謀反廢徙蜀道死

長謀反事覺赦徙處蜀袁盎諫曰上素驕淮南王弗爲置嚴傅相令暴摧折之臣恐陛下有殺弟之名奈何帝曰吾特苦之耳長果不食死帝哭甚悲諡曰厲王民歌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帝聞而病之後封長子四人爲列侯

以賈誼爲梁王太傅

初帝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絳侯馮敬之屬毀之出誼爲長沙王太傅後帝思誼徵之入見方受釐坐宣室因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帝前席旣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乃拜爲梁懷王太傅誼上疏曰竊惟今之事勢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因陳治安之策帝深納其言○釐祭餘肉受釐

愛神之福也宜致未央宮前
殿正室齋則居之皆置也

壬申 十一年夏匈奴寇狄道

匈奴數寇邊太子家令鼂錯上言兵事曰用兵之急者三一日得地形二日卒服習三日器用利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來歸誼者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

裏各用其長技此萬全之術也帝嘉之

募民徙塞下

鼂錯言曰胡人耐寒粵人耐暑秦之戍卒不耐其水土一歲而更不如調立城邑毋下千家先爲室屋具田器乃募民免罪拜爵居之使遠方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聚帝從其言○調筭度也

癸酉 十二年春三月詔民入粟邊得拜爵免罪

鼂錯言曰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蓄積多而備先具也夫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募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帝從之錯爲人峭直刻深以其辯得幸太子號爲智囊

甲戌 十三年夏五月除肉刑

齊太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其少女緹縈上書願没爲官婢以贖父罪帝憐之

詔除肉刑帝恭修玄默論議務在寬厚刑罰大省有刑錯之風焉

六月除田之租稅

乙亥十四年冬赦作徒魏尚復爲雲中守

匈奴入寇帝思廉頗李牧馮唐曰陛下雖得之弗能用也古王者之遣將跪而推轂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故得盡其智能今尚爲雲中守匈奴不敢近塞殺虜甚衆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頗牧弗能用也遂赦尚復以爲雲中守而拜唐爲車騎都尉○

推轂天子親推其車轂闑門限也秦法
斬敵一首拜爵一級故因謂首爲級所
上斬首捕虜之數差
六級言無大罪也

丁丑 十六年夏四月詔更以明年爲元年治

汾陰廟

方士新垣平使人持玉杯詣闕獻之刻
曰人主延壽又言候日再中居頃之日
郤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爲元年又
言汾陰有金寶氣意周鼎出於泗水於
是治廟汾陰欲祠出鼎後人告平所言
皆詐下吏誅之○候推測也前期而言

也再申言曰
昃而復回午

己卯後元二年秋八月以申屠嘉爲丞相

帝欲相后弟廣國恐天下以爲私乃相嘉時鄧通見寵嘉入朝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曰陛下幸愛羣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罷朝嘉檄召通通恐入言帝帝曰汝第往吾今使人召若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嘉坐自如責曰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通頓首出血不解帝度丞相已困通使使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其釋之通

至爲帝泣曰丞相幾殺臣

癸未六年冬匈奴寇上郡雲中詔將軍周亞夫等屯兵以備之

亞夫次細柳劉禮次霸上徐厲次棘門以備胡帝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已而之細柳軍先驅不得入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但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帝使使持節召將軍開壁門門士請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帝乃按轡徐行至營亞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帝改容式車出

日此眞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月餘匈奴遠塞拜亞夫爲中尉

甲申 七年夏六月帝崩遺詔短喪

詔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殿中當臨者已下棺服大功十五日小功十四日纖七日釋服○大功小功纖皆以衰布言緜粗及精也服大功布十五日又服小功布十四日又服纖布七日凡三十六日而釋服以日易月也

太子啓卽位

孝景皇帝 諱啓文帝太子母竇太后在位十六年

乙酉元年夏復收民田半租三十而稅一○

減笞法

丁亥三年春正月七國反殺御史大夫鼂錯

二月周亞夫討平之

鼂錯數言宜削諸侯吳王濞膠西王卬膠東王雄渠菑川王賢濟南王辟光楚王戊趙王遂以誅錯爲名俱反錯素與吳相袁盎不善盎見帝曰吳楚以錯議削其地故反今獨有斬錯則兵可無血刃而俱罷帝默然良久乃召錯紿載行

市斬之謁者僕射鄧公上書曰吳爲反計數十歲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爲名其意不在錯也夫錯患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爲諸侯報仇臣竊爲陛下不取也帝喟然長息曰吾亦恨之文帝崩時戒太子曰卽有緩急亞夫眞可任將兵帝拜亞夫爲太尉東擊吳楚亞夫將會兵滎陽至霸上趙涉遮說曰兵事尚神密將軍何不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直入武庫諸侯聞之以爲將軍從天而下也亞夫如其計使輕騎絕吳楚兵後食道吳楚兵飢欲退數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內

相攻擊擾亂至于帳下亞夫堅臥不起頃之復定吳楚士卒既飢迺引去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之濞走越越人殺之諸王皆伏誅初魯元王與魯申公穆生白生俱受詩于浮邱伯及王楚以三人爲中大夫穆生不嗜酒元王常爲穆生設醴及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稱疾臥申公白生强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與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爲道存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爲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申公白生獨留戊與吳通謀二

人諫不聽胥靡之○鄧公名先元王名交高帝少弟浮邱複姓伯名醴甘酒一宿所熟者胥靡輕刑也

戊子四年夏四月立子榮爲皇太子

庚寅六年秋九月廢皇后薄氏

辛卯七年冬十一月廢太子榮爲臨江王

燕王臧荼孫女臧兒嫁王仲生男信與兩女仲死更嫁田氏生蚡文帝時臧兒長女爲金王孫婦生女後乃奪金氏婦內之太子宮生男徹及帝即位長公主

嫖欲以女嫁太子榮其母栗姬不許公主欲予徹王夫人許之繇是公主日讒栗姬而譽徹之美帝亦自賢之王夫人知帝嗛栗姬陰使人趣大行請立栗姬爲皇后帝怒曰是而所宜言邪遂按誅大行而廢太子太傅竇嬰力爭不能得乃謝病免栗姬恚恨而死○長公主景帝姊嫖其名也嗛銜恨也大行官名

夏四月立夫人王氏爲皇后膠東王徹爲皇太子○以郅都爲中尉

郅都爲人勇悍公廉遷爲中尉尤嚴酷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

號曰蒼鷹。鷹摶擊鳥

以都能摶擊故號之

癸巳 中二年秋九月梁王武使人殺袁盎

初梁王以至親有功得賜天子旌旗出蹕入警王寵臣羊勝公孫詭使王求爲漢嗣栗太子廢太后欲以梁王爲嗣嘗因置酒謂帝曰宮車晏駕用梁王爲繼帝詭曰諾盎等曰昔宋宣公不立子而立弟以生禍亂五世不絕故春秋大居正繇是太后議格梁王乃與勝詭謀陰使人刺殺盎帝意梁逐賊果梁所爲遣田叔往按捕詭勝匿王後宮內史韓安國見王泣曰大王誅邪臣浮說犯上禁

撓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大王終不覺寤有如太后宮車卽晏駕大王尚誰攀乎王乃令詭勝自殺時太后憂梁事不食帝亦患之叔等還至霸昌廐悉燒梁獄辭空手來見帝曰梁有之乎叔曰上毋以梁事爲問也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帝然之使叔等謁太后曰梁王不知也所知者幸臣羊勝公孫詭之屬耳謹已伏誅梁王無恙也太后立起坐餐梁王因上書請朝至闕伏斧質謝罪太后帝大喜〇誅誘怵也

丙申五年秋九月詔獄疑者讞之

詔曰獄者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朕甚憫之諸獄疑若雖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讞之○

厭服也讞平議之也

丁酉六年夏四月梁王武卒分梁地王其子五人

梁王薨太后哭不食曰帝果殺吾子帝哀懼不知所爲乃分梁爲五國盡立王男五人爲王女五人皆食湯沐邑太后乃說爲帝加一餐

更減笞法定箠令

自是笞者得全然死刑既重而生刑又輕民易犯之

戊戌 後元年秋七月下條侯周亞夫獄亞夫不食死

帝召亞夫賜食獨置大胾無切肉又不置箸亞夫心不平顧謂尚席取箸帝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亞夫免冠謝因趨出帝目送之曰此怏怏非少主臣也居無何亞夫子爲父買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爲人所告事連汙

亞夫召詣廷尉廷尉責問曰君侯欲反何亞夫曰臣所買器乃葬器也何謂反乎吏曰君縱不欲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吏侵之急因不食五日嘔血死○哉大辭尚席主席者此非不足君所乎所語助辭言豈故不足於君乎偶失之耳鞅鞅言其强悍怨望工官尚方少府屬官掌工作凡掌天子物皆曰尚被具也

八月以直不疑爲御史大夫

不疑爲郎同舍有告歸誤持其同舍郎金去同舍郎意不疑不疑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慙以此稱爲長者人或毀不疑狀貌美盜嫂不疑曰

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

庚子三年春正月帝崩太子徹即位

世宗孝武皇帝 諱徹景帝中子母王美人在位五十四年

辛丑建元元年冬十月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以董仲舒爲江都相治申韓蘇張之言者皆罷之

詔舉賢良方正極諫之士帝親策問之董仲舒對略曰臣觀天人相與之際甚

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強勉而已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道者所由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宜求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

任德教而不任刑爲人君者正心以正
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
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
不一於正帝復策之對曰夫不養士而
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
士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
教化之本原也願興太學置明師以養
天下之士則英俊宜可得矣郡守縣令
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宜使列
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
貢各二人以給宿衛所貢賢者有賞不
肖者有罰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
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帝三
策之對曰天者羣物之祖故徧覆包函

而無所殊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制度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絶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帝善其對以爲江都相江都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誼匡正

王敬重焉嘗問之曰越王勾踐與大夫泄庸種蠡伐吳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以爲越有三仁仲舒對曰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爲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由此言之則越未嘗有一仁也王曰善後公孫弘亦治春秋希世用事仲舒以弘爲從諛弘嫉之以膠西于王亦帝兄尤縱恣言於上使仲舒相之王素聞其賢善待之仲舒兩事驕王正身以率下所居而治及去位家居不問產業以講學著書爲事○易王名非諡法好更改舊曰易泄庸文種范蠡越三大夫希觀望也膠西于王

名端于遠也言其所行不
善遠乖道德故以為謚

夏六月以竇嬰為丞相田蚡為太尉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迎申公為太中大夫

帝雅嚮儒術嬰蚡俱好儒推轂綰為御史大夫臧為郎中令綰薦其師申公帝使使奉安車蒲輪迎之既至問以治亂之事申公年八十餘對曰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時帝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則以為太中大夫

○推轂言薦舉人才如推車轂令其前進用蒲裹車輪取其安也

壬寅二年冬十月趙綰王臧下吏自殺以石建爲郎中令石慶爲內史

竇太后好黃老言不悅儒術綰請毋奏事東宮太后怒陰求綰臧姦利事下綰臧吏皆自殺竇嬰田蚡免申公亦以疾歸初景帝以石奮及四子皆二千石號爲萬石君萬石君無文學而恭謹無與比子孫遵教皆以孝謹聞及綰臧獲罪太后以爲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其子建爲郎中令慶

爲內史建在帝側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延見如不能言者帝以是親之

春三月以衛青爲太中大夫

帝嘗過姊平陽公主謳者衛子夫主因奉送入宮恩寵日隆子夫同母弟青冒姓衛氏爲侯家騎奴召爲建章監侍中旣而子夫爲夫人青爲太中大夫

公主爲曹參孫平陽夷侯曹壽所尚故稱平陽公主青父鄭季爲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侯妾衛媼通生青故冒衛氏

癸卯三年秋九月帝始爲微行遂起上林苑

帝嘗入南山下射獵馳騖不稼之地民皆號呼罵詈鄠杜令欲執之示以乘輿物乃得免又嘗夜至柏谷逆旅主人疑爲姦盜聚少年欲攻之主人嫗睹帝狀貌而異之飲翁以酒醉而縛之帝始得脫又使吾丘壽王除上林苑屬之南山東方朔諫拜爲太中大夫給事中然遂起上林苑帝又好自擊熊豕野獸司馬相如諫

帝善之

乙巳 五年春置五經博士

丙午 六年夏六月以田蚡爲丞相

蚡入奏事坐語移日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帝曰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帝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稍退○二千石爵尊蚡所薦人初任即有爲此者除去故官就新官也考工少府官屬主作器械武庫藏兵器之所

秋八月以汲黯爲主爵都尉

河內失火帝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不足憂臣過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倉粟以賑之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帝

賢而釋之以數切諫遷爲東海守好淸淨擇丞史任之責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臥閣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名爲主爵都尉時帝方招文學嘗曰吾欲云云黯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帝怒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羣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帝謂莊助曰汲黯何如人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賁育亦不能奪之矣帝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於黯近之矣○云云猶言如此如此戇愚也數

賁者賁其告君太直也孟賁夏育古之勇士賁生拔牛角育力舉千鈞

戊申 元光二年冬十月始親祠竈遣方士求神僊

方士李少君言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爲黃金黃金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帝信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相效更來言神仙事矣

夏六月遣聞誘匈奴單于入塞將軍王恢

等伏兵邀之不獲恢以罪下吏自殺

時馬邑豪聶壹因恢言匈奴初和親可誘以利伏兵襲擊必破之帝問公卿韓安國曰高皇帝嘗圍于平城七日不食而無忿怨之心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也勿擊便恢曰高帝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境數驚士卒傷死此仁人之所隱也擊之便帝從恢議使安國等將兵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陰使壹為閒誘單于入塞因邀擊之單于至武州塞得雁門尉史知漢兵所居驚還帝怒下恢廷尉自殺自是匈奴絕和親○豪帥也隱猶痛也

辛亥五年秋七月皇后陳氏廢

后擅寵驕貴十餘年而無子聞衛子夫得幸幾死者數焉坐為巫蠱祠祭祝詛收璽綬退居長門宮○女能事無形以舞降神曰巫執左道以亂政惑人曰蠱

詔太中大夫張湯中大夫趙禹定律令

湯禹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作見知法吏傳相監司用法益刻自此始○深文文法深刻也拘刻於因循守職無所改作之吏見知人犯法不舉告為故縱以其罪罪之

八月以公孫弘爲博士

弘對策曰用能任官則分職治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則賦歛省不奪農時不妨民力則百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羣臣逡罰當罪則姦邪止賞當功則臣下勸凡此八者治之本也帝擢爲第一拜博士齊人轅固年九十餘亦以賢良徵弘仄目事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諸儒多疾毀固遂以老罷歸○逡有次第也

壬子 六年春匈奴寇上谷車騎將軍衛青等

將兵擊却之

李廣軍敗爲胡所得絡盛置兩馬間廣佯死暫騰而上胡兒馬奪其弓鞭馬南馳得歸唯青得首虜多賜爵關內侯青雖出於奴虜然遇士大夫以禮與士卒有恩衆樂爲用故每出輙有功

癸丑元朔元年冬定二千石不舉孝廉罪法

詔曰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其議二千石不舉者罪

皇子據生春三月立夫人衛氏爲后

秋匈奴入寇以李廣爲右北平太守

匈奴號廣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

以主父偃嚴安徐樂爲郎中

偃安樂上書言事皆拜爲郎中偃尤親幸一歲中凡四遷大臣畏其口賂遺累千金或謂偃太横偃曰吾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五鼎食牛羊豕魚麋五鼎烹謂被鼎鑊之誅

甲寅 二年春正月詔諸侯王得分國邑封子

弟為列侯

主父偃說帝曰今諸侯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爲淫亂急則阻其彊而合從以逆京師以法割削之則逆節萌起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無尺地之封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削而稍弱矣帝從之

三月徙郡國豪傑於茂陵

軹人郭解關東大俠也亦在徙中衛青爲言解家貧不中徙帝曰解布衣權至

使將軍爲言此其
家不貧卒徙解家

乙卯 三年冬以公孫弘爲御史大夫春罷蒼海郡

時通西南夷東置蒼海北築朔方之郡弘數諫帝使朱買臣等難以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乃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蒼海專奉朔方帝許之汲黯曰弘奉祿甚多然爲布被此詐也帝問弘弘謝曰夫以三公爲布被誠飾詐欲以釣名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侈擬於君桓公以霸晏嬰相

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齊國亦治臣爲布被誠如黯言且無黯陛下安聞此言帝以爲有讓愈益賢之。釣取也三歸臺名一說婦人謂嫁曰歸管仲娶三姓之女故日有三歸

秋以張湯爲廷尉

湯爲人多詐舞智以御人以更定律令爲廷尉汲黯數質責湯於帝前曰公爲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何空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爲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厲守高不能屈忿發罵曰天下

謂刀筆吏不可以爲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御人制御人也文深小苛謂文法刻深專以小事苛責人也吏主文書賫刀以削簡筆以書之重足而立謂重累其足迹不敢亂行

丁巳五年冬十一月以公孫弘爲丞相封平津侯

丞相封侯自弘始時帝方興功業弘於是起客館開東閣延賢人與參謀議弘性意忌外寬內深諸常與弘有隙無近遠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殺主父偃徙

董仲舒膠西皆弘力也○閤者小門也東向開之意忌多所忌害也

春匈奴寇朔方遣衛青率六將軍擊之還以青爲大將軍

匈奴入代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人出朔方獲首虜萬五千級帝使使拜青爲大將軍益封八千七百戶三子伉不疑登皆爲列侯青固謝日臣青子在襁褓中列地封侯非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乃封諸將校尉七人爲列侯

夏六月爲博士置弟子五十人

詔令禮官勸學興禮丞相弘等請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詣太常受業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爲郎中郎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帝從之自此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

戊午 **六年六月詔民得買爵贖罪置武功爵**

時比歲擊胡大司農經用竭不足以奉戰士乃詔令民得買爵贖罪置買官名曰武功爵吏道雜而多端官職耗廢矣○經常也耗音帽亂也

己未元狩元年冬十一月淮南王安衡山王賜謀反自殺

安賜謀反。召中郎伍被謀之。且曰漢廷大臣。獨汲黯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弘等。如發蒙振落耳。事覺安自殺。公卿請逮捕賜。賜自剄死。侍中莊助素受安賂遺。帝薄其罪。張湯以爲助腹心之臣。與諸侯交私。罪不可赦。遂棄市。○發去物上之蒙。振發樹上之葉。言直取之易也

夏五月遣博望侯張騫使西域始通滇國。

復事西南夷

初張騫自月氏還帝聞西域諸國多奇物乃令騫因蜀犍爲發間使四道竝出終莫得通於是始通滇國乃復事西南夷○發間使遣使者以計離間敵國也

庚申 二年春三月以霍去病爲票騎將軍擊匈奴敗之過焉支至祁連山而還

平陽縣吏霍仲孺給事平陽侯家與青姊衛少兒私通生去病年十八善騎射從青擊匈奴封冠軍侯至是以爲票騎將軍將萬騎擊匈奴斬首虜獲甚衆收

休屠王祭天金人復深入至祁連山斬首三萬虜獲尤多時諸宿將所將兵皆不如去病繇此去病日以親貴比大將軍矣○休音朽屠音諸休屠匈奴之屬爲王者之號祭天金人作金人以爲祭天主

秋匈奴渾邪王降置五屬國以處其衆

渾邪王殺休屠王并其衆降漢發車二萬乘迎之縣官從民貰馬民或匿馬馬不具帝怒欲斬長安令汲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臣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主而降何至罷敝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帝默然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

又復亥發矣乃分徙降者邊五郡故塞
外因其故俗為五屬國休屠王太子日
磾沒入官輸黃門養馬後日磾牽馬過
殿下容貌甚嚴帝奇焉即日拜為侍中
以休屠作金人為祭天主賜姓金氏○
貫音世貸也五郡隴西北地上郡朔方
雲中並是故塞外屬國存其國
號而屬於漢日音密磾音低

辛酉 三年秋得神馬於渥洼水中

帝方立樂府次以為歌以宦者李延年
為協律都尉汲黯曰凡王者作樂上以
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
為歌協於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

耶帝默然

壬戌四年冬造皮幣白金鑄三銖錢置鹽鐵官筭緡錢舟車

以白鹿皮方尺緣以繢為皮幣直四十萬又造銀錫白金一曰重八兩圜之其文龍名白撰直三千二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橢之其文龜直三百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重如其文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犯者不可勝數於是東郭咸陽孔僅為大司農丞領鹽鐵事洛陽賈人子

桑弘羊以心計年十三侍中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又令諸賈人末作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一筭及民有船車者皆有算其法大抵出張湯百姓怨之○繢繡也繪五彩爲之雜鑄銀錫爲白金以半斤之重差爲三品此重六兩則下品重四兩也橢佗果反圜而長也東郭姓咸陽名心計不用籌筭也工商末技所作各自隱度其家財多少爲文簿送之官緡絲也以貫錢一貫千錢出筭二十田宅船乘皆平作錢數每千錢一筭也

以卜式爲中郎賜爵左庶長

初河南人卜式數輸財助邊帝使使問式欲官乎曰不願有冤欲言乎曰無所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爲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者宜輸委如此而匈奴可滅也帝以式長者欲尊顯以風百姓乃召拜爲中郎賜爵左庶長賜田十頃

夏遣衛青霍去病擊匈奴青部前將軍李廣失道自殺去病封狼居胥山而還詔以青去病皆爲大司馬

廣爲人廉猨臂善射將兵乏絶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士以此愛樂爲用及死一軍皆哭去病爲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帝爲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爲帝益愛重之青爲人仁喜士退讓以和柔自媚於帝然漢所殺虜匈奴合八九萬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矣

○少言不泄謂質重少言膽氣在中也王庭單于所都處匈奴無城郭穹廬前地若庭也

以義縱爲右內史王溫舒爲中尉

縱專以鷹擊爲治是歲汲黯免乃以縱爲右內史溫舒初守河內捕郡中豪猾相連坐二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論報至流血十餘里帝以爲能擢爲中尉○鷹擊如鷙鳥搏擊論決曰報

方士文成將軍少翁伏誅

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帝帝所幸王夫人卒少翁以方夜致鬼如王夫人貌帝自帷中望焉乃拜爲文成將軍文成又爲帛書以飯牛佯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帝識其手書誅之

癸亥五年春三月以汲黯爲淮陽太守

帝招延士大夫常如不足然性嚴峻羣臣小有犯法輒按誅之黯諫曰陛下求賢甚勞未盡其用輒以殺之以有限之士恣無已之誅臣恐天下賢才將盡陛下誰與共爲治乎帝曰人才猶有用之器有才而不肯盡用與無才同不殺何施黯曰臣雖不能以言屈陛下而心猶以爲非願陛下改之居久之坐法免於是民多鑄錢楚地尤甚乃召拜黯爲淮陽太守黯曰臣病力不能任郡事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帝曰君薄淮陽耶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

吾徒得君之重臥而治之居淮陽十歲
而卒黯爲人性倨衛青尊寵公卿皆卑
奉之獨黯與亢禮或說黯曰大將軍尊
重君不可以不拜黯曰以大將軍有揖
客反不重耶青聞愈賢黯青時侍中帝
踞厠視之丞相弘燕見帝或不冠至如
黯帝不冠不見也帝常坐武帳中黯前
奏事帝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
奏其見敬禮如此○厠音
側床邊踞厠者輕之也

丙寅 元鼎二年冬十一月張湯有罪自殺十
二月丞相青翟下獄自殺

時盜發孝文園瘞錢青翟與湯約俱謝
至前湯獨不謝帝使御史案丞相湯欲
致其文丞相見知丞相長史朱買臣王
朝邊通合謀使吏捕案賈人田信等居
物致富與湯分之帝聞使趙禹切責湯
湯曰陷臣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死家
產直不過五百金昆弟諸子欲厚葬湯
母曰湯爲天子大臣被污惡言而死何
厚葬乎載以牛車有棺無槨帝聞之曰
非此母不能生此子乃盡案誅三長史
青翟自殺○瘞埋錢於園陵以贈死者
青翟名也本姓莊文致文飾而致於法
也見知吏見知人犯法不舉告爲
故縱居貯蓄言豫居物以待時也

春起柏梁臺作承露盤

盤高二十丈大七圍以銅爲之上有仙人掌以承露和玉屑飲之云可以長生

宮室之修自此月盛

戊辰 四年夏六月以兒寬爲左內史

時吏皆以慘刻相尚獨寬勸農桑緩刑法收租稅時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寬以負租課殿當免民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繈屬不絕課更以最帝由是愈奇寬○課試也上功曰最下功曰殿繈索也如繩索相連屬也

己巳五年秋九月以石慶爲丞相

時國家多事桑弘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峻法兒寬等推文學皆爲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決於丞相慶醇謹而已

辛未元封元年春正月帝如緱氏祭中嶽遂東巡海上求神僊夏四月封泰山禪肅然而還

帝幸緱氏禮祭中嶽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者三遂東巡海上祠八神羣

臣又言見一老父牽狗忽不見帝以爲仙人宿留海上益發船求蓬萊還至奉高封泰山禪肅然山方士更言蓬萊諸神可得帝欲自浮海求蓬萊東方朔曰夫仙者得之自然願陛下還宮靜處以須之仙人將自至乃還○入神一天二地三兵四陰五陽六月七日八四時

賜桑弘羊爵左庶長

先是弘羊領大農置平準於京師物貴即賣之賤則買之欲使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而萬物不得騰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民不益賦而天

下用饒於是賜弘羊爵左庶長是時小旱令官求雨卜式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平準官名屬大農

乙亥五年夏四月大司馬大將軍長平侯衛青卒

青凡七出擊匈奴再益封并三子凡二萬二百戶後尚長公主蘇建嘗責青以招選賢者青曰招賢黜不肖人主之柄人臣奉法何與招士霍去病亦放此意

丁丑太初元年夏五月造太初歷以正月為

歲首始用夏正也

秋遣將軍李廣利將兵伐宛

漢使入西域者言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與帝欲侯寵姬李氏乃拜其兄廣利爲貳師將軍以伐宛廣利攻郁城不克還屯燉煌後大發兵從廣利圍宛宛殺其王毋寡以降得善馬數十匹封廣利爲海西侯

辛巳天漢元年春三月遣中郎將蘇武使匈奴

帝遣武送匈奴使留在漢者。既至。單于使漢降人衛律名武。誘以富貴。武不應。律曰。不聽吾計。後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曰。汝爲人臣子。不顧恩義。爲降虜於蠻夷。何以汝爲見。律白單于。乃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嚙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乃徙武北海上。使牧羝。曰羝乳。乃得歸。○大窖舊米粟之地。藏而空者。乳。育也。羝不常乳。而云羝乳。言其必無歸日也

壬午 二年夏。遣李廣利將兵擊匈奴。別將李陵戰敗降虜

初李廣有孫陵善騎射愛人下士帝以爲有廣之風拜騎都尉至是帝遣廣利擊匈奴陵請自當一隊以少擊衆帝壯而許之將步卒五千人至浚稽山戰敗降匈奴帝怒司馬遷盛言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帝以遷爲陵游說下遷腐刑後帝遣公孫敖入匈奴迎陵敖還言陵教單于爲兵以備漢軍帝族陵家既而聞之乃李緒非陵也單于以女妻陵立爲右校王與衛律皆貴用事○宜欲得當以報漢言意欲立功以報漢而受其罪也腐宮刑也丈夫割勢不復生子

遣繡衣直指使者發兵討東方盜賊

東方盜賊滋起乃使范昆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擊之作沈命法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有盜不敢發發故盜賊寖多暴勝之爲直指使者誅殺二千石以下尤多威振州郡至渤海聞郡人雋不疑賢請與相見不疑曰凡爲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樹功揚名勝之深納其戒表薦名拜青州刺史王賀亦爲繡衣御史逐捕羣盜多所縱捨以奉使不稱免嘆曰吾活萬餘人後世其興乎○直指指

事而行無所阿私沈沒也
敢蔽匿盜賊者沒其命

丁亥 太始三年春正月子弗陵生

弗陵母曰趙倢伃居鉤弋宮任身十四月而生帝曰聞昔堯十四月而生乃命門曰堯母門○倢伃婦官倢伃手可反屈如鉤故以名宮任孕也

庚寅 征和二年秋七月皇太子據殺使者江充白皇后發兵反詔丞相屈氂討之據敗走湖皇后衛氏及據皆自殺

時方士及諸神巫多聚京師女巫往來宮中教美人度厄埋木人祭祀之更相告訐以爲祝詛帝心旣疑嘗晝寢夢木人數千持杖欲擊帝帝驚寤因是體不平江充與太子有隙因言帝疾祟在巫蠱帝以充治巫蠱獄充入宮先治後宮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后太子宮云於太子宮得木人尤多太子懼從少傅石德計收捕充等斬之自皇后出武庫兵發長樂宮衛卒帝詔劉屈氂捕斬反者合戰五日太子兵敗南奔后自殺帝怒甚壺關三老茂上書曰太子承萬世之業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閭閻隸臣銜至尊之命迫蹙太子造飾姦詐太子進

則不得見上退則困於亂臣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爲無邪心書奏帝感悟尚未顯言赦之太子至湖吏捕之乃自經死初帝爲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故賓客多以異端進○壺關縣名茂三老名史失其姓奉令而行曰銜

辛卯三年秋以田千秋爲大鴻臚族滅江充家

吏民以巫蠱相告言者案驗多不實帝頗知太子惶恐無他意會高寢郎田千

秋訟太子冤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帝大感悟召見千秋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立拜千秋為大鴻臚族滅江充家乃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天下聞而悲之

壬辰 四年春三月罷方士候神人者

帝諭羣臣曰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令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田千秋請罷方士候神人者從之後對羣臣歎曰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節食

服藥差可
少病而已

夏六月以田千秋爲丞相封富民侯以趙過爲搜粟都尉

千秋無他材能術學又無閥閱功勞特以一言寤意數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也過教民爲代田一畮三甽歲代處其耕耘田器皆有便巧用力少而得穀多民皆便之○閥積功也閱經歷也代易也畮古畝字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甽古畎字田中溝廣尺深尺曰甽

癸巳後元元年秋七月殺鉤弋夫人趙氏

鉤弋夫人之子弗陵年七歲帝奇愛之心欲立焉察霍光可任大事乃使黃門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後數日帝譴責鉤弋夫人賜死頃之帝問左右曰外人言云何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往古國家所以亂由主少母壯也汝不聞呂后邪故不得不先去之也

甲午二年春二月立弗陵爲皇太子以霍光爲大司馬大將軍金日磾爲車騎將軍上

官桀爲左將軍受遺詔輔少主帝崩

帝病篤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帝曰君未諭前畫意耶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乃立弗陵爲皇太子命光日磾及桀受遺詔輔少主光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謹愼未嘗有過日磾在帝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桀始爲未央廐令帝嘗體不安及愈見馬馬多瘦怒曰令以我不復見馬耶桀曰臣聞聖體不安日夜憂懼意誠不在馬言未卒泣數行下帝以爲愛已由是親近

通鑑擥要卷三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通鑑臨手要

DS
735
A2Y36
1761
v.3-4